

钟伟： “要工作，靠本事， 不能靠关系”



钟伟(1911-1984)

钟伟将军为人清廉，家风清正。其中，将军孤儿回乡种田的故事最为人们乐道。

钟伟长子钟来良8个月的时候，钟伟就离开老家，走上革命道路。1949年7月，已经担任人民解放军第49军军长的钟伟一路征战途经长沙，特地派人去平江接来儿子，这时父子俩已经20年没见面了。三天后，钟伟打了一个大胜仗，消灭国民党一个军。回来后，他兴冲冲地对儿子说：“小子，爸送你一个军！”钟来良却噘着嘴说：“爸爸，我想在长沙谋个事。”

钟伟一听，愣了，他从内心里觉得欠孩子太多，可是他不能给孩子谋事，自己的孩子凭什么特殊化？于是，他严肃地说：“不能搞特殊。我告诉你，就是个种田的汉子。”

钟来良最终还是听了父亲的话，老老实实回家种庄稼，后来担任大队(村)党支部书记，一直干到1997年底，一生都没有沾过父亲的光。

钟来良有社生、新生、勉生3个儿子和直霞、水霞两个女儿，5个孩子的名字都是爷爷钟伟亲自取的。

钟社生1978年参军，在黑龙江当铁道兵，干了三年半，领导认可他，想把他留在部队。钟社生激动地写信告诉爷爷钟伟。不料，钟伟竟给部队领导回信说：“锄头钝得稳，作田是根本。你们不要搞特殊，让他回家自己努力！”这样，部队只好安排他复员。那一次，钟社生所在连队集体转业，就他一人回家种地。

钟新生19岁时到北京找爷爷，请他帮忙安排工作或介绍去当兵。爷爷钟伟却不答应，他对新生说：“要工作，靠本事，不能靠关系。我告诉你就是种田的汉子，回去和你父亲一道把农业搞好。记住，不许动不动就提我的名字，不许和别人争名夺利，不许做坏事！”新生在爷爷家待了一年多以后，回到平江老家种地，后来学做木匠活。

钟勉生高中毕业后接替大姐钟直霞到北京照顾爷爷。那时候，勉生长得高大帅气，很多来探望钟伟的领导都想帮勉生找工作，但钟伟从来没有松口。跟爷爷生活了3个多月后，勉生也回家种地了。

五个孙辈中，钟水霞是唯一一吃上国家粮的，可那也是凭自己的努力。水霞高中毕业后，当过两年民办教师，1978年夏天找到爷爷钟伟，想请他帮忙找份工作。钟伟却鼓励她多学文化考大学，凭本事吃饭，还请了一个大学生辅导她。可是，由于文化基础不好，学起来吃力。当时部队有位团长看望钟伟，见水霞个头高，就动员她去当兵。这次，钟伟还是没有答应，他对水霞说：“不要走后门，那是可耻的。回去自己考大学，考上就回家种田。你不想种田，他不想种田，大家吃什么？”

水霞一看爷爷指望不上了，只好回家继续当民办教师。后来考上师范学校，转成了公办教师。这一次，钟伟得到消息后十分高兴，还专门写信祝贺她说：“好孩子，你打了大胜仗，爷爷要给你庆功！”

1984年2月，中纪委第二书记黄克诚大将到301医院看望钟伟。聊天时，黄克诚问钟伟老家还有什么亲人？钟伟说：“我儿子，三个孙子，两个孙女都在农村生活。”黄克诚伸出大拇指连连说：“老钟，你真是了不起！你真廉洁！”

文年生： “我不是回来 光宗耀祖的”



文年生(1907-1968)

1907年2月28日，文年生出生在岳阳县新墙镇一个普通小山村中，此时乡亲们还沉浸在过年的喜悦中，父亲因此给他取名“年生”。

文年生家里穷，10岁才进私塾，读了两个月的夜学后就辍学了。父母把他送到姑父家学裁缝，可是姑父经常打骂他，文年生无法忍受，离家出走，流落他乡，在湖北监利学了两年木匠，又到华容、南县一带，靠帮别人做工、种田、挑土、筑堤维持生计。1926年7月，19岁的文年生加入北伐的队伍，开始了军旅生涯。1930年7月，他同几位好友一起投奔到彭德怀的队伍中，参加了红军，同年8月底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，文年生随着革命队伍南征北战，立下赫赫战功。

1951年5月，已经担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的文年生回乡探亲，这是他离家32年后首次回乡。当他到达岳阳县城时，县、区、乡各级领导都要来陪同，遭到他的拒绝。他说：“我是回家探亲的，不是回来光宗耀祖的，我们共产党人不要搞那种前呼后拥、鸣锣开道的事。”但是，当县委领导请求他为已经竣工的岳阳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题词时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他深情地写道：“革命烈士是人民胜利的先驱，死者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。”

20世纪60年代初，正值经济困难时期，已经担任广州军区常务副司令员的文年生回乡搞调研。工作之余，他特地到岳阳楼游览。和往常一样，他没有惊动地方政府，只是带着他的随从，走到街河口奇峰阁一侧的小吃店，买了一些糯米油坨，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将军一边吃一边说：“这号家乡味，就是好嘛！二十多年冒尝了。”县公安局听说文司令员来了，专门派人前去保卫。将军客客气气地摆了摆手，示意县公安局的同志回去，然后径自登上了岳阳楼。

从岳阳楼下来，他回到老家新墙。区委的同志准备了一些家乡土菜，热情欢迎将军回乡。用餐时间到了，文年生走进食堂，只见桌子上摆得满满当当。他的脸一沉，语重心长地对家乡的同志们说：“怎么能随便请客呢？吃公家的怎么行？家乡的父老兄弟现在吃的公哩呀，你们想过没有？我们都是岳阳楼门口长大的，怎么一点忧国忧民的情操都冒得呀？”说罢，将军转身离席，拂袖而去。

喻杰： “真正的共产党人， 实在的人民公仆”



喻杰(1902-1989)

喻杰1926年参加北伐，1930年参加红军，并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长征途中，他担任红六军团供给部部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喻杰先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长、国家粮食部副部长、商业部副部长、中央监委驻财政部监察组长。1970年初，68岁的喻杰经过深思熟虑，向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请辞信，主动申请离休。经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，喻杰回到家乡平江加义丽江村居住。

北京的大官回乡了！这件事在当时的丽江小山村引起了轰动。大家都想知道这位从家乡走出去的“京官”是什么样子。可是走近一看，没有西装革履，更没有气派凌人，眼前的喻杰一身粗布衣服，脚穿布鞋，一日三餐吃的是粗茶淡饭。他起早贪黑整菜地、锄杂草、浇粪肥、修猪栏、喂猪食，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。劳作之余，他也向乡亲们请教农业生产经验，没有一点官架子。

从家乡走出去40多年，看到家乡面貌仍然落后，群众收入仍然微薄，喻杰寝食难安。回乡不久，他便邀请大队、生产队的干部和村里的老农一起察看全村的山水水，商谈如何改变山村面貌。经过实地考察，他提出封山育林和开发小水电的主张。虽年近古稀，又患有多种疾病，他全然不顾，仍和乡亲们一道挥锄垦荒，挖坑栽树。一连几个冬春，几度寒暑，终于把光秃秃的“和尚山”“癞子山”全栽上了绿油油的树苗。喻杰亲笔书写了3块封山护林警示牌，又挑选了3名护林员，整日在山里巡逻。就这样，全村封山育林1.5万亩，积材价值120多万元，平均每户近3000元。他所在的横岭生产队每年出售木材收入人平250多元。

在治山的同时，喻杰帮助农民开发山区水利资源，大力发展小水电。他亲自担任水电站建设总指挥，领着从水电部门请来的设计人员先后4次沿河勘察，反复研究设计方案，还带头捐出自己多年的积蓄1.4万多元。水电站建设中，从最初的选址定坝、筹集资金，到后来的购置设备、开凿隧洞、清基筑堤、防洪抢险，喻杰都亲自过问。昏暗的隧道里，他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打着电筒，检查工程质量，看有没有空隙和裂缝；傍山渠道上，他弯着腰，走在一段从石壁上凿出来的险道上，反复研究渡槽怎么安放；山洪暴发时，他冒着倾盆大雨到工地指挥民工，硬是把7台被雨水浸泡的抽水机打捞上来。他还率先创办加义水电股份公司，带头认购股份，亲自担任董事长，先后在灶门洞、大岩、焕新等地修建水电站6座，装机15台，容量达1570千瓦，不仅解决了加义全区的照明和乡镇工业用电需求，每年还能卖给国家200多度电，水电股份公司每年盈利30多万元，入股的群众都能分到发展的红利。

喻杰辞官为乡，造福桑梓，他全心全意为农民办实事，为群众谋幸福，得到当地老百姓交口称赞。在群众眼中，他是“真正的共产党人，实在的人民公仆”，是“农民的大恩人”。

彭亮根： “尽共产党员的责任， 没有台上台下之分”



彭亮根(1934-2019)

1985年10月，汨罗机构改革，彭亮根服从组织安排，从县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，改任县委顾问。这一年，他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，身患冠心病、糖尿病等多种疾病，家人和一些好心的朋友劝他说：你劳累几十年，身体又不好，是该休息的时候了！但彭亮根认为，不当县委书记，并不意味着不能为党工作。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尽共产党员的责任，没有台上台下之分，台上台下都是人民的公仆。”经过认真思考，他向县委主动请缨，承担起消灭荒山、绿化汨罗这项艰巨任务。

说起消灭荒山这项工作，还是他自己在县委书记任上提出来的。1981年到1983年，彭亮根作为中国援加纳共和国农技组组长，在西非的不毛之地工作了两年，深切体会到植树造林的重大意义。1984年回国后，他了解到，汨罗87.5万亩山地中，有30万亩荒山、30万亩残次林，全县水土流失面积465平方公里，占总面积的29.8%。面对严峻的生态状况，他首先想到的是造林绿化。随后，他亲自主持或参加了8次有关林业工作的会议，反复宣讲植树造林、绿化荒山的好处，并主持制订了“奋战3年，完成荒山造林30万亩”的规划，吹响了群众性造林绿化运动的集结号。

30万亩荒山，3年内全面绿化，这是一块硬骨头。1985年冬，退居二线的彭亮根可以一心一意干这一件事了。他带领林业部门的同志跑遍全县31个乡镇、5个农林茶场，察看了100多个山头，走访了100多个专业户，层层宣传发动，深入调查研究，及时向县委、县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中肯的建议，如领导办点、集资造林；统一设计规划，统一营造管护；群众投工投劳，收益折股分利；先突击集中连片荒山，再攻克坡高路远荒山，最后扫荡零星小块荒山等。为了靠前指挥，彭亮根把铺盖搬到天井乡。他带领干部群众吃住住在山里，工作在山头，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，整地造林4760亩，残林补植8000多亩，植树160万株，天井乡一举成为汨罗“消灭荒山第一乡”，提前两年实现了荒山绿化的目标。

1986年夏，彭亮根又把铺盖搬到古培乡蹲点。这里虽是他的老家，但光秃秃的山头土质差、石头多，就像一个“和尚头”。在这样的地方开荒种树，人们压根就没想过。彭亮根没有退却，他每天上山挖洞，坚硬的土石块常常震得虎口发麻、把齿转弯，但他也从不放弃。每挖一层，他就从山下提水灌溉浸润一次，然后再挖，没过多久，竟然挖出1米见方的树坑数十个。原本站在一边观望的乡亲们，被他这种“掌上功夫”深深感动，纷纷操起锄头，加入到造林的队伍，硬是把500多亩“和尚头”翻了个边。

彭亮根不仅把点上的工作做好，对全县荒山造林的指导和督促也抓得很紧。1986年腊月的一天，雨雪纷飞，彭亮根乘车路过红花乡，看到山上挖好的树坑，便下车过去察看。他用手探，用掌量，发现几个山头的坑挖得不标准，立即赶到乡政府通报情况。乡干部一个个面红耳赤，雨雪一停便组织人员全部返工。

在县委领导支持下，在彭亮根的组织带动下，1985年至1987年的3年里，每年造林季节，汨罗全县都有15万以上的劳动力投入战斗，到1987年冬，汨罗共造林30.4万亩，全市87.5万亩山地全部披上绿装，森林覆盖率达到26.5%上升到40.4%。干部群众满怀深情地说：“老天不负有心人，小树终于成了林。”

1989年3月，湖南省在汨罗树立起“全省消灭荒山第一市(县)”纪念碑。1990年9月，省委、省政府命名彭亮根为“焦裕禄式干部”。